



主 编:吴昌勇
执行主编:陈 曦
邮箱:akrbwhzm@163.com
本版编辑:陈 曦
刊头题字:张思成

安康日报
第 33 期 总第 102 期
2020 年 11 月
庚子年九月二十八
星 期 五

文化周末

WEN HUA ZHOU MO

为历史赋彩 为巴山塑魂

——李春平“盐道三部曲”的审美价值

■ 叶松成



了在物质的世界里，精神的崇高性是永远不可抹煞的。

“盐道精神”是巴山文化的重要一脉。李春平在他的“盐道三部曲”中，将“盐道精神”植入文字，并让其成为统驭三部作品的魂魄。于是，三个互不关联的故事，在独立的叙事中又被气韵锁定着、萦绕着，使它们在宏观的构架中分而不散，合中有别，这是魂魄的作用。小说中，“盐道精神”不是抽象的、概念化的，在李春平的笔下，精神所呈现的具象都是可感的、美妙的，他们不是影子，而是真正的有骨感的血肉……因此，精神要找到依附的可能，就必须与血肉凝聚，并胶合一体，而它们的鲜活与否，则最终取决于作家对生命的认知程度。

风骨之美、人性之美、大义之美

读完“盐道三部曲”，感觉李春平将“盐道精神”分解成了三种具体的审美形态，这三种审美形态在三部作品中被不同的故事和人物所阐释，于是，“盐道精神”便赋予了丰富的生命内涵，它不再空乏、抽象，而是背负着人的灵魂奔跑。因此，在《盐道》《盐味》和《盐色》中，“盐道精神”即是风骨之美、人性之美和大义之美三种审美形态的鲜活呈现。

“风骨之美”是小说《盐道》所着力表现的。这部作品是“盐道三部曲”的发轫之作，格局安排自然有着别样的意义。古盐道与盐背子构成了大巴山浑厚雄健的力道，这样的力道它不是镌刻在石壁上的，而是雕琢在时光的隧道里；人与自然、人与命运、人与自我、人与道德，在具体的点与线之间，生命的劲健凸显出来。于是，作家就写了这样一家人，他们祖祖辈辈皆是盐背子，往返于镇坪和巫溪之间陡峭的山道上，他们在命运的捶打与碾轧中，始终不气馁、不妥协、不弯腰，单薄的躯体却生发出雄性的张力。这家人就是崔无疾和他的儿子们，他们挣扎在古盐道上，这是生之需求，也是生之无奈，但作家所表现的绝不是人对于物质的单一索取，更不是人的动物性，作家揭示的是人在生与死、正与邪、卑微与高贵中的人性抉择。崔无疾是一个血肉丰满的形象，但同时又是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，当他知道自己的大儿子崔大岭是土匪的时候，他险些精神坍塌，崔无疾最终选择的是罪恶，他果断地以自己的方式处死了为恶的儿子……崔无疾身上的悲剧色彩，使他原本单

一的性格变得复杂、丰富起来，而悲剧性的注入，更使其形象拔卓，风骨耸立。

《盐味》是“盐道三部曲”的第二部。这部作品显然已弱化了刚性的东西，文字趋于柔软，表现生活中的烟火的味道缭绕不绝。这种升腾和弥漫的烟火味，它蕴含着人伦的情怀，它使人所持有的道德感，在素朴的、原始的气息中，始终透出温暖的光亮。小说中，作家塑造了林万春这样一个形象，他身上没有崔无疾性格中的粗犷和苍劲，也没有他沧桑的人生经历，作为一个年轻的盐背子，林万春身上体现了一种正直、善良、睿智的品德和修养，关键时刻不逃避、不抱怨命运，更不推卸责任，他的勇于担当的精神，使他的性格中多了一份儒雅的气质。小说通过林万春入住张家到三年后离开张家，最后入赘鄂家并成为“盐味”幺店子的大掌柜的命运轨迹，将这个男人的际遇书写得风生水起。在这里林万春与张、鄂两家之间的命运交集，成为故事的两个端点，而围绕这两个端点展开的情节，深化、丰富并提纯了小说所坚守的品质：道义、侠义、情义，皆被人世的烟火统属、勾兑、熏染，于是人性美在小说中渐渐生发出来，以至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“味道”。

《盐色》是“盐道三部曲”的最后一部，我以为它具有总括性。“大义之美”是小说的主调，也是构成人物性格的坚实基础。“大义”在这里不是狭隘的“小义”，它超越了道德的界限，它是民族文化的承袭和阐发，是儒家精神操守和品质修为的表现。《盐色》一直在写这种“大义”，写它如何在一个偏僻的地域被激发和唤醒，如何在一群普通的人中舒缓而又宁静的挥洒，如何自然地、健康地在人们的心田里茁壮和挺拔。小说表现“大义”的方式是美的，文字没有滞涩，情节顺畅而又通透。家国天下的情怀在每一个具体的人物身上，构成了一种生动的意趣和反映，他们呼出的气息纯净而又充沛。“大义之美”在小说中，被一个个人物带进了细节，带进了普通平凡的境遇里，使它悄然融进生活、融进人物的命运。于是这种观念的东西、抽象的东西，在不急不缓的叙事节奏中，变得可触、可感，于沉潜中慢慢鼓荡、翻涌并随之冲撞起来。

小说中的陈三畏无疑是这种“大义之美”的化身，在《盐色》中他既是陈氏家族的精神“领袖”，又是德高望重的道德典范。陈三畏不属于平民阶层，他家道殷实，掌控着一方的食

盐买卖，他为人爽直、大度，不拘小节，又仗义疏财，良好的个人修为，使他不但在陈氏家族中还是一般百姓中，皆有不错的人缘和口碑。陈三畏度百岁乃去，这是仙寿，他的一生与中国的命运和前途紧密相连，在波诡云谲的乱世，他亲眼目睹了满清政府的衰败、国民党统治的反动与腐朽、见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。他的心中有痛、有苦、更有恨；六十五岁时，大儿子陈有道死于汉口的“保路风潮”；九十五时二儿子陈洪涛又死于日本飞机对巫溪的一次轰炸中，但陈三畏没有纠结于自身命运，关键时刻表现出了一种浑厚浩荡的民族大义。

于是，在他的积极倡议和发起下成立了“镇坪县民间抗日后援队”，陈三畏身体力行，不但带头捐资捐物，还利用自己在民间的影响力和号召力，联络各方仁人志士共同为抗日出力……这种大义之举，影响了身边的所有人，包括儿子、孙子乃至亲朋邻里，他们源源不断地将筹集来的抗日物资，通过地下途径辗转送给了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八路军将士。陈三畏身上表现出的“大义之美”是具体的、生动的，他的性格成因立足于三点：人物与传统文化的关系；人物与特殊的历史背景的关系；人物与地域之间的关系。这三种关系，是人物性格构成的基础和条件，它们与人物的命运相交织，在故事的演进中，呵护着、强化着人物的性格，使其实现了一种建设性的突破。文化是内在涵养，历史是时空背景，地域是客观环境，三种缺少其一，形象就很难立起来。如果说《盐色》是对“盐道三部曲”的一个总括，那么陈三畏的身上便是“风骨、人性、大义”之美的一个融会，他最后完成了人物性格的质的提升。

“盐道三部曲”是一桌清淡爽口的素宴

“盐道三部曲”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，这是一个相对完美的句号。贾平凹的《山本》是写给秦岭的“志书”，李春平的“盐道三部曲”则是在为巴山“立传”。只不过《山本》是一桌醇厚肥美的荤宴；“盐道三部曲”则是一桌清淡爽口的素宴。《山本》的叙事针脚细密、厚实，其中多倾向于客观描写，人与人之间、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纠葛，人的欲望的澎湃，都有极其细腻的表现。生命与生命的对抗，力量与力量之间的制衡关系，写得复杂多变，同时，小说还笼罩着一种难以抹去的神秘色彩。而“盐道三部曲”的情节勾连及人物表现并不复杂，每一部都有侧重点，故事线索明晰而坚挺，语言追求一种诗意之美，但诗意不是纯主观的抒怀，它皆有自己客观的印证，不是空乏的抒情，无论是友情、亲情、爱情，皆有所系、所依、所属，粗朴中透出纯美。因此，它的整体风格是疏朗的、秀雅的。我说它是一道素宴，其实也正是基于此。《山本》抑或是“盐道三部曲”虽然风格不同，但它们的精神指向是一样的，“志书”也罢，“立传”也罢，它们都是在为历史赋彩，为山岳塑魂。

因此，毫不夸张地说，李春平的“盐道三部曲”是当下安康文学的一个高度和标尺，同时，也是陕西文学界最重要收获之一，它的现实价值和艺术价值，值得我们去研究、探讨和总结。



秋天的对话

张世虎 摄

结识《安康日报》，当我从乡下初中升入县城高中的时候。那时，学校的阅报栏和图书室都有《安康日报》，爱好读书看报的习惯就是在那时养成的。结缘《安康日报》，当我高考落榜之后的事了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采写的一篇新闻稿被县广播站采用了，不久还收到了八毛钱的稿费。犹如溺水的人，遇到了救命的稻草，我义无反顾地迷上了新闻写作。由于经常到乡邮电所投递稿件，很快就与那里的负责人熟悉了，他给我提供了读报的方便，也鼓励我给《安康日报》投稿，从此，《安康日报》走进了我的生活。

那时，农村报纸信件投递全靠邮电所的乡邮员隔三差五步行送到村干部家，然后由村干部托人捎带到村组农户。曾记得有多少次，我不顾雨天路滑，不顾大雪纷飞，不顾烈日当空，步履蹒跚地行走在弯弯山道，专门到村干部家去取报刊信件，为的是能及时看到《安康日报》，好在我上面找到自己发表的文章。

那年秋天，经过一年多的练笔，我的一篇不过百字的小品文终于在《安康日报》见报了。随着文学稿件不断变成铅字，不少写身边人身边事的新闻稿件也在《安康日报》发表，尤其是那篇关于乡邮员的微型报告文学《情溢山道》在地区邮电局和安康日报社举办的鱼雁杯征文中获得一等奖，给身处逆境的我带来了生活的转机，不少人改变了歧视的眼光，不约而同为我提供新闻采访的方便。作为农民积极分子，我被当地党委政府抽调参加了全国人口普查、全国人口抽样调查、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等工作，我的勤勉和务实得到了组织的肯定和好评，也为我后来走出山坳来城里谋生打下了基础。

参加工作以后，无论工作多忙，我每天必读《安康日报》，从中吸取精神食粮，从中寻找当年在农村那种对报纸的虔诚和迷恋。我不再为无报可读着急，不再去八方求人寻找《安康日报》；投稿送稿，不再为没有时间而苦恼；拜访编辑老师，不再为没有交通费而担忧。

这些年来，我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投入工作和生活，但我依然忙中偷闲不忍搁笔，不时敲击键盘记述生活的感悟，叙说心灵的思考，状写工作的况味，散文《为你而歌》《殷殷粮食情》等在征文中获奖，《百余名残疾人圆了就业梦》《商海弄潮的残疾人》等新闻作品被评为陕西省残疾人事业好新闻，多篇工作总结和调研文章在《安康日报》刊发。

一路风雨一路收获，半生之缘就一世深情。无论身处何方，《安康日报》始终是我的良师益友，更是我成长的摇篮。一晃数十春秋飘然而过，我依然游离在文学之外无有所成，既不怨天尤人，也不好高骛远，我手写我心，与时代同频共振。依然忘不了第一次在《安康日报》发表文章时的惊喜，依然忘不了第一次聆听编辑老师教诲时的虔诚，是《安康日报》给了我逆境奋起的力量，锻炼了我的写作能力，开阔了我的人生视野。深情难忘，恕我不一一列举恩师们的大名，不是我健忘，而是因为《安康日报》是一个精诚团结敬业奉献的团队，我怕挂一漏万亵渎了一片真情。

余生路长，爱好犹在，愿与《安康日报》共成长。衷心感谢编辑老师的扶植，衷心祝愿《安康日报》的编者、作者、读者朋友岁岁安康，衷心祝愿《安康日报》越办越好！

我与《安康日报》共成长

半生缘一世情

鲁保国



国授金蚕

章长青 作